

中国现代中篇小说藏本



三人行 路

茅盾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中篇小说藏本

三人行 路

茅 盾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人行·路/茅盾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中国现代中篇小说藏本)

ISBN 978-7-02-007271-2

I. 三… II. 茅…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0050 号

责任编辑:王玉梅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常 虹 责任印制:王景林

三人行·路

茅 盾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32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6.125 插页 3

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271-2

定价 1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在一般意义上讲,中篇小说通常是就小说的篇幅而言,它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种体裁。对于中文作品来说,人们一般将三到十万字左右的小说叫作中篇小说。

在英文中,长篇小说称为 novel,短篇小说为 short story,各自拥有独立的称谓,而中篇则是 novelette,是一个在词义上具有依附性的衍生词,字面意义可以理解为小于长篇的小说。这表明中篇小说本身还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中篇小说概念的形成是伴随着其创作的产生而逐渐清晰的。鲁迅先生创作于1921年的《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意义上中篇小说的开山之作。这之后陆续出现了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月牙儿》、《我这一辈子》,萧红的《生死场》,巴金的《憩园》等优秀的中篇作品。这种影响一直接续不断,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篇小说更是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发展时期,以致有研究者认为,中篇小说代表了近三十年文学的高端水平。

篇幅与内容含量的适中,既便于艺术操作又易于阅读传播的优势,使得中篇小说很快能在读者中产生影响。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我们编选了这套“中国现代中篇小说藏本”系列图书,选择1919—1949年间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说经典作品,既从源头展示我国中篇小说的创作成就,也为读者的阅读和收藏提供一个精良的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

目 录

三人行	1
路	99

三 人 行

—

一九三〇年，刚过了“五一”节。早晚虽则还凉快，正午时分却已经像盛夏那么热。软瘫在骄阳下面的江汉关码头，蠕动着声嘶流汗的人脸。过江来的箱笼包裹，倒也不少。这是因为近来风声又紧，武昌城里的老百姓不得不打叠些细软送进汉口租界。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谁也不很了然。徐家棚车站昨夜开出了一列兵车，是千真万确的；湘江轮船到岳州被扣，许多逃难的老百姓改搭了木船下来，没有地方住，就在文昌门外空地上过了一夜，也是千真万确的。大智门方面也不闲静。每天总有四五列车的伤兵装到。上游到沙市，下游到武穴，节节红旗飞舞，战火弥漫。只这武阳夏^①数十里周围算是“匕鬯不惊”^②，然而有人满之患。汉口的旅馆都告“客满”。旅馆老板眯着笑眼，拍拍装饱了的钱袋，赶快又去做公债“空头”。

前方怎样，上下游怎样，武昌的老百姓老实是满不关心的；最近的又起恐慌，无非是为的紧在后方。听说桂军逼近了湘潭，说不定还是要在贺胜桥，汀泗桥之间再演三年前的老把戏。

① 武阳夏 武汉三镇的旧称。武，指武昌；阳，指汉阳；夏，指夏口（即今汉口）。

② “匕鬯不惊” 形容行军有纪律，所到之处，百姓安居，不废宗庙祭祀。匕、鬯，都是古代宗庙祭祀用物，后因以指宗庙祭祀。

夹在这大堆的嚷嚷闹闹的过江人中间，青年薪，也挟着一只小小的上等牛皮手提箱，被波浪似的肩阵在簸荡。他是一个大学生。快要毕业的大学生。从服装看来，该是个寒苦的学生，然而从他的丰腴的脸庞，从容的气度和眉宇间的英俊飒爽看来，似乎他的出身并不怎样“微贱”。他是属于破产的所谓“士大夫阶级”的子弟。手提箱却不是他的。自然他也有过和这一样地精致名贵的一只手提箱，但那是很久很久的事了，并且卖了那箱子换来的几本书和一套制服也早已破旧不堪。现在这手提箱是一位女同学的。总该是装着贵重的饰品的了。也是听得风声吃紧，所以托薪带过江来，打算寄放在法租界的亲戚的家里。

挣脱了人堆的青年薪，松一口气，揩一揩额角上的汗珠，拿眼瞅着包围拢来的人力车夫，一面用手插进衣袋里，数着剩下来的铜子。

“法界，天主堂街！”

“六百钱，拉您家去！”

他的衣袋里的铜子也数完了。是十九个双铜子，三百八。无论如何不够坐车子。怪窘地摇着头，忍心装作不曾听到别的车夫们嚷说的“五百六”，“五百”，他匆匆地冲开车夫的圆阵，沿着江边马路往东走，手提箱换在右手里。

觉得手下渐渐重了，他再换一次手，忍不住对箱子瞅了一眼。亮晶晶的两具弹簧暗锁仿佛就是箱子的女主人的一对俊眼睛，多么温柔，而又常是那样含情未吐。薪的心有些晃荡了。眼前散乱的人影都幻化成他这知心的女同学。脚下慢了，思潮的起落却更频数。

女同学中是她学问最好……模样儿差些，但是那一对聪明外露的眼睛呀……不多说话……只眼光那一闪就叫人风魔了够

透……听说父亲是巨商,什么厂在信阳……咳,怎么想到这上头去了?……太骄傲是真的,但现代的女子不有点儿骄傲便会受侮辱的哪……也并不是不能温柔……对上了她的心,温柔的叫你醉……比自己大了几岁……但据说正是那样过了二十五岁的女子才能真心爱人呢……薪的脸上掠过了满意的笑容,微颤着的嘴唇轻轻哼了一句:

“满堂兮美人,独与予兮目成!”^①

吟咏着这知遇之感,脚步是快了,眼光有些发愣,下意识地
把箱子再换一次手,却突然闯过来两三个人,阻住了去路。

是三个巡捕。外国人和中国人。要看看箱子里是什么东西。当真是女同学并没把钥匙交给薪。竟忘记了法租界时时要检查行人。然而箱子里管保都不过是些女子的用品,也许有点贵重首饰。要寄放到某公馆去。亲戚?是这箱的主人。自然某公馆里不认识薪这个人。却是有一封女同学的寄放箱子的信。

一切的申说都不行。箱子是颇重。巡捕们交互提着估斤两。眼光只在薪身上打滚。看过了女同学的信,又搜过薪的身体,结果还是连人带物都弄到捕房里。

也是少爷出身的薪好像闺秀被人诬污似的很生气。看着别人也是箱笼包裹的安然在街上走,更是不平。格外又有一层不放心。生恐箱子里的“宝贝”丢失了一二件,则将何以对女友!此时他真有点反对军阀的内争了。不是恁地,何至青天白日检查行人?

等待一切都弄明白又到天主堂街某公馆交付清楚以后,已

^① “满堂兮美人,独与予兮目成” 语出屈原《九歌·少司命》,原句为“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

经是红日西斜近黄昏。薪饿着肚子渡江回去。站在船舷上，晚风吹着颇有些凉意。到舱里，又是汗臭烟味闷得人发昏。算是右后舷差可，他就蹲在那里静听人们谈论着前后方的军情。倒映在江水中的汉口的灯火一点一点远了，混成一片金波。拦江泊着的五六艘外国军舰顶桅上的灯，闪闪地像是半空的大星。就是这五六条大家伙使得汉口租界成为“保险库”！不图今天自己也上了“保险库”。无端又碰到麻烦。总算外国人还讲理，仅仅耽搁他四小时。这么胡乱地想着的薪猛记起学校里某教授说的“帝国主义不打自倒”那番议论来了。可不是？没有内战，租界失却了“保险库”的作用，帝国主义也就无计可施！

上流水面托着半轮红日，映得半江的水色成为赭里带金。薪侧过脸去瞅着，思绪又转了方向。女同学的箱子里藏着一张男子的照片呢！同学中没有这个人。莫不是她的未婚夫？许是什么大学的教授？北平？南京？也许是政界中？那么，委员呢？什么长，什么主任？光景是总比将毕业的他阔绰得多！一缕酸意冲上他鼻尖来了。近来常常在他心头萦回的那些问题忽地一齐发动。父亲早就渴望他挣钱帮家用。可是老糊涂了的父亲何曾知道学校中虽是“高材生”的他到社会上找职业时反不及一个熟练的劳工。入党政界罢？不但要人汲引，并且也得会拍会钻。教书呢，没有现做教育局长或是校长的至亲。而况自己又是高傲成性，受不了半句话就要炸。……龟山已经消失在暝色里，薪亦深埋在愁思中，捧着头一动也不动。他本来有个指望。说来并不高明，但却是中国几千年来“寒士”们照例的指望。也是像他那样俊俏聪明的人儿不算非分妄想的指望。然而刚才无意中看见了箱子内的男子照片，他的指望打成粉碎了。人家何曾有意，都是自己心痴，神经过敏！

靠着薪左边的两个人谈了半天的话，此时也忽然静默着，时时泄出一两口闷气。水波是叫得怪响。两个人之一好像睡梦中惊觉来似的率然又开口了，声音很低，然而沉着：

“只有一条路，当土匪去罢！要活，就得走这一条！”

薪的重压着的心卜地一跳。斜过眼去看，是两个高大的汉子，胳膊的筋肉有啤酒瓶那样粗。再看看自己的体格，薪真感得自己没有生活在这世间的权利。忍不住眼眶儿红了。

汽笛连叫了两声，水汽挟着煤屑吹到薪的脸上。眼前已是汉阳门。薪挣扎着再杂在人堆里让带到岸上。肚子里不客气地乱叫，腿又重得像铅柱一样，他把手插进衣袋里，摇了一下，咬着嘴唇，头垂到胸脯前了。杂闹中有人在后面叫。他装作不听见。然后随即叫声到了他的身边，是一个女子，也是同学，低一级，向来熟识，总算是朋友。

“薪，早就看见你，在船上。”

像被人捉到了阴私，薪红涨着脸，没有回答。

“到了汉口罢？一个人？干么？”

“没有什么事。”

说这话时的薪，脸色忽又转为灰白。女子微笑，点点头，往前去了。可是走得不多几步，便又站住，等候薪到了跟前，她又说：

“赶不上校里的开饭时间了。一同上馆子罢。”

“那——不行。我没有带钱。”

“不要你花钱。”

虽则不很愿意，但肚子确有这需要，薪亦就不再拒绝，惘惘然跟着女子，到了他们校里同学们常去的一家小馆子，各人吃了一碗面。女子喜欢说话，看出了薪好像有心事，话更多了。这是

她的脾气：她就喜欢这么拿自己做本位，缠着人不放，算是一种特别的消遣。她讲起学校里最近的事来：同学中间闹党派，学校当局腐败颞预。薪听着，不做声，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他像一个冥想的哲学家。然而实在他并无所思。只是空虚，异样的未曾经验过的空虚，主宰着他的神经中枢。不是一个活的，有生命力的人，却是一付机器，接收外界物象的机器，能听，能看，也能起反应，但只像泡沫似的一闪即灭。仅当跑堂的一双粗胳膊呈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起了一次较持久的联想：渡船上坐在他左边的两个高大汉子以及偶然落到他耳朵里的那一句话。

“毕业后你有什么计划？”

在并排走着回校去的路上，女子的散漫的闲谈中跳出了这么一句。

薪全身一震，空虚的脑海中突然生出许多丛杂的旋转的什么，同时他又是活人了。又是主动地会思索会烦恼的活人了。他叹一口气，拿眼睛瞅着他的女伴，好久，好久，方才摇一下头。

当头是一轮明月，洒下水也似的青光。在这神秘的月光下，薪的饱孕着愁思的俊俏的脸庞也别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无论如何总还是一颗血肉做成的心在胸脯里跳跃着的女伴，无论她怎样顽皮，此时也受了感动了。好像有这样的意思通过了她的心：可怜哪，现代的青年！这样一个可爱的青年！并排着默然又走了几步，她带点宛曼的神气说：

“我是不想读到毕业了。究竟我们在学校里学了些什么呀？吹上课号了，我们拿了书去上课，又吹号了，我们下课。考试了，我们要范围，我们预备。纪念周了，我们读遗嘱。‘五一’‘五七’要开会，我们喊口号。就是这么一回事！只不过得到了几份讲义。可是，你抱了这些讲义到社会上去找事，谁也不会来理你！

薪,看你的样子,家里未必宽裕罢?下半年你总得弄点事情做做,是不是呀?”

“找不到。没有专门技能,找什么事情好呢?”

薪突然站住了。他的含有深愁的炯炯的目光注在女友的身上。比自己矮得多,也像是比自己年轻得多,专爱淘气顽皮,整天跳来跳去的这个杜若,竟会说那样的话!那样的似乎应该出自蓉口中的老练的话!他的眼光移到了她的脸上。是一张颇为白皙的,有一对大黑眼睛,和两道会说话的眉毛的面孔。他从来不曾仔细看过这面孔,也是从来不曾怀着现在那样的心情去看这面孔。他忽然觉得不好意思了,垂下眼去,成了化石似的一动也不动。

女郎却笑了。是元气旺盛的笑,是她那样的什么都不顾忌的个人主义者的不可捉摸的快乐的的笑声。薪有点不好意思了,急口地叫着:

“杜若——杜若!你笑什么?”

“只要你练到能够钉住了人家的面孔看十分钟,包你就找到了职业。薪哟!”

然而薪不懂。他懂得的,是杜若的憨笑的内容。仿佛记得前此也有谁笑过他这受不住人家看也不敢多看别人的生性。大概就是蓉吧?当真他从来不曾盯住了人家的面孔看上两分钟,尤其是对于女性。但是和找职业又有什么关系?他很窘地把肩膀一摇,望了杜若一眼,想不出回答。

“我可以断定,薪,你还没有看清楚,究竟蓉的脸上有没有麻粒。”

“那,你,未免言之过甚。”

薪软软地反抗了。同时也含有不愿提起蓉的意味。

“那么，讲给我听，她脸上有没有麻粒？在什么地方？”

这又是淘气了。薪苦笑一下，移动脚步。女郎吃吃地笑着，跟了走。渐渐地她笑声停了，又轻轻地郑重地说：

“薪，记好我的话，去练习，练到不怕人家看，也不怕看人。最低限度，要这样的一付老面皮，才行。”

薪点着头。此时是另一个东西占据了他的思想了，就是到学校里见着蓉复命时，应该探询一下那张照片的性质。可不是杜若说的很对，不要太脸嫩！老面皮的人是有福的呵！

时间已经不早。似乎有了新希望，薪的两条腿矫健起来了。但是赶到学校后刚松过一口气来，熄灯号已在呜呜地催人上床。

二

薪和蓉在校园里谈话。已经抱怨过薪不该交付了箱子不取回收条,这位脾气高傲的小姐还是蹙着眉尖,用皮鞋的尖头踢紫荆树老根边的绿草。

什么收条,也许只是借端发作。薪和杜若上馆子,一同回校,还有什么什么,已经成为今天校里的“大事件”,大家都在谈着,精明的蓉自然什么都听到了。可是她装作不知道。眼睛瞅着薪,她甚至怀疑到什么在法租界捕房受检查,根本是一个谎。大概是想偷看她的东西,弄坏了锁,却来骗她罢?

当面揭破他么?没有佐证,他肯承认么?也要闹的大家知道,犯不着!

“好。谢谢你。可是,箱子里有一张照片,还在罢?”

沉吟了一会儿的蓉,用眼光罩定着薪,忽然又很温柔地问了。

照片?她先问起了哪!多么关心她这照片呵!一缕酸味又冲到鼻尖,薪迷乱着竟忘记了回答,只是愣愣地瞧着他的对方。

“记不清么?箱子里只有一张照片。就是一张!”

“好像没有看到。”

薪奋勇说了这么一句;虽则心里反复默念着杜若的教训,“不要太老实”,可是声音到底有些异样,脸也红了。

“明明白白放在箱底的呀。记得还是本年耶稣圣诞节，哥哥从纽约寄来的。一向就藏在箱子里。哦，一点也不错。是八寸的半身像。”

“呵，呵，是你的哥哥么？真是——”

薪的嗓子突然提高，近于嚷；他的心，例外地卜卜地跳，是快乐，也是发窘。原来误会了。可是已经撒了谎，怎么办！

蓉冷冷地看了薪一眼。她脸上的麻粒，比平时更清晰地凸现出来，简直有几分狰狞可怕。这在薪，还是第一次看到。杜若的那句顽皮话“有没有麻粒”，又是那张照片中少年的生气勃勃的英姿，又是渡船上那两个高大汉子的粗胳膊，都同时错乱地交流过薪的意识域，一时忘记了说话。但是蓉的眼光逼住了他，总得定下神来应付过这一场。他嗫嚅地接着说：

“总之，东西是一件也没有少。照片呢，许是有一张，一大张，记起来了，箱子底，不过我没有看明白。”

料想来已是最后的结论，蓉亦不再追问，一丝似笑非笑的皱纹漾过她的嘴角。仰脸看天，腰肢摆了一下，似乎想走开，但到底不曾移动脚步。天空是浮动的轻云。麻雀儿在紫荆树上叫。蓉的美目望着，忽然轻声一笑，可是温柔的口吻了：

“薪，巡捕拦住你的时候，你该是心慌罢，究竟事前你并不知道箱子里有些什么。应该先给你过眼的。可不是么？”

“不慌。我知道危险品是没有的。窘的是没有带钥匙。”

“累你坐了半天牢。”

蓉抱歉似的又笑了。然而薪不笑。杜若的教训“不要脸嫩”，总是在他的心里蠢动。然而本性的拘束又总是摆脱不下，拿眼瞅着蓉，他在心里鼓励自己，提出那迫切的问题来罢。

“蓉——有一个问题，和你……”